



HUI WANG ZUO YE XING

回望昨夜星

孔令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回望昨夜星

孔令贤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望昨夜星/孔令贤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5

(新作家文丛/席春栋主编)

ISBN 7-5059-3841-X

I . 回… II . 孔…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495 号

新作家文丛(共十本)

书名	回望昨夜星
作者	孔令贤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晖 赵虹
责任印制	赵虹 邢尔威
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125
插页	20 页
版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书号	ISBN 7-5059-3841-X/I.2959
定价	156.00 元(每本 15.60 元)

序

这是一本关于陈永贵的散文集。陈永贵是一位知名度颇高的传奇人物，又是我的乡亲。研究和评介陈永贵，是我近年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的故乡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区。高山阻隔，土地贫瘠，灾害频仍，生活艰苦，赋予这里的百姓们勤劳吃苦淳朴刚毅的禀性，也附着于他们保守狭隘愚昧自私的习性。生长于斯，工作于斯，无时不在关注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命运；后来到了县级领导岗位，位易未敢忘桑梓，乡亲们的事儿总萦绕于怀。而陈永贵，敢于从绝处开辟生路，带领大寨摆脱贫穷愚昧，走向富裕和文明，且使他们走出太行山，走向了全国全世界。这，给予我莫大的欣喜和启发。我对故乡的这位杰出人物有着由衷的敬佩。

说起来，我与陈永贵亦算有天赐之缘。我的家乡距大寨10里之遥，步入社会的第一个岗位仅与大寨一山之隔，后来

的工作长期以大寨、陈永贵为话题,70年代中期又有两年蹲点大寨、感同身受的经历;应该说,陈永贵和大寨中后期的是非曲直都在我的视野听区和体味之中。然而,身处火热的年代,头脑也曾火热,不曾也不可能对陈永贵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定评。静下心来认真研读他,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尤其是改革开放大兴,市场经济潮流涌动,回头看已经走过的路,更显现是非明晰,纹理清楚。

陈永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有着历史和时代的深刻印记,也由其性格禀赋使然。故乡农民在一定自然环境社会氛围中形成的共性,和他独特经历独到素质培养起来的个性的结合,构成了陈永贵不同凡响的农民性格。无论在基层生活还是于高层交往,其思维定势处事方式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农民影子。窃以为认识和研究陈永贵,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和机遇,不能离开农民的本性和局限,不能离开个人的作用。一句话,一定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评价臧否曲直。无意评说当今一些关于陈永贵文章的是非得失,只是想说,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切忌以现时政策为标准,以个人恩怨定取舍,和单纯猎奇、哗众取宠。历史是以千百万人千百万次的功败垂成为未来奠基,是今天对昨天的隆重祭礼,应该严肃慎重为是。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三部(篇)散文,是我对陈永贵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黄土骄子》和《袅袅青烟》曾分别发表于《山西文史资料》和《山西文学》;现在同新作《昨夜星划过苍穹》结集出版,意在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今人和去者做个全面客观明白的交待。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是为序。

作者

2000年6月12日于昔阳

前　　言

历史老人总是从容不迫地迈动步子，以时空流逝生物更迭演绎量变质变的哲理；而往往将荒诞不经隐晦难懂神秘莫测的话题留给后人，则是它的滑稽和幽默。

在即将走完的 20 世纪，陈永贵现象便是一个未解的历史之谜。

一个连姓名都写不好的庄稼人，居然跃升为“朝廷命官”，“宰相”之尊，且小有政绩，其思想行为成败得失对中国的农业断代史产生过影响；又于一夜间陡然而逝。而其生命于本世纪开首第 14 个年头始，世纪结束前 14 年终，近百年中华大地的历史沧桑几尽其中。研究陈永贵，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

而今，陈永贵已然长眠于他曾跋涉耕耘的大寨黄土高坡，面前高高耸立着一通汉白玉墓碑，脚下山腰间是新落成的大

寨展览馆，寓喻其人生轨迹的(72+38+8)的台阶组合将两者连为一体，鳞次栉比，浑然天成，不失为虎头山一道亮丽风景。每于墓前驻足，向长逝者礼拜，我总似觉得这位故乡的英雄以矫健身躯勃勃雄心行进于大寨历史的纵深，走过72年的人生路程，跨越38个党组织生活的春秋，经历8年的京官生涯，直至生命的终点；一种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

陈永贵是我的乡亲，同一片黄土地滋润养育了我们，太行山上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是也；陈永贵是我的长辈，早年间曾同父亲仲昆共事，除其独特的个性外，他们有着诸多同一的属性；陈永贵又是领导，在我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服务其麾下。基于这样的关系，写陈永贵之愿久矣！

而今，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以黄土地的视角透视陈永贵错位的人生，我看到了时代社会历史在一个农民身上的投影。

也许，人生的塑造与生活的地域条件有关。北人粗犷，南人精明，鲁人豪爽，川人火辣，大致如此。陈永贵生活的地方，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十年九旱，土地贫瘠。其险恶得几乎置人于死地的生存环境和封闭得憋闷欲绝的生活空间，在赋予人们勤劳善良艰苦朴实奋进积极优良品质的同时，亦施于其保守狭隘自私嫉妒骄逸消极的卑劣心性。而当这良莠相间的混合体走向政治舞台，便将历史活剧演绎得出神入化。

也许，人生的塑造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自从普罗米修斯将文明火种传播于人类，文化便成为开发愚昧启迪智慧的犁杖。我们的故乡是文化之乡，历史代有文化名人出，一代杨云翼明朝乔宇诸位不仅为宦政绩卓著，在数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诸领域亦多有贡献。在民间，早在明清时期八音会、迎灯会、民歌、曲艺、舞蹈便广为流传，晋剧的发育则更早一些。深厚的文化土壤，潜移默化人们以聪慧睿智机谨谋略，也推波助澜了农民式的精明乖巧狡黠诡辩。一个农民的政治命运往往摇曳飘忽于由此两者构筑的翘翘板中。

也许，人生的塑造也决定于一定的社会时代和个人素质。中国历史上确有农民为官的范例，如刘邦朱元璋者，但那是封建社会，官逼民反，靠起义斗争使然。而陈永贵，浪迹于旧时代的社会底层，搏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错综复杂的人生阅历塑造出他性格的多棱镜，一定时期特定政治的需要又将其推至不适当位置，由此酿成了命运的悲剧。

农民，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当今文坛政坛，对陈永贵众说纷纭；或褒或贬，立意迥然。窃以为研读评说陈永贵，莫忘记他是个农民。

收在本集中的散文记述我对陈永贵亲历的体验，以六七

十年代大寨和昔阳一些事件为主线，其中不乏个人当时的感受和后来的认识；也有对陈永贵错位人生经历的分析思考。陈永贵是自太行山间起落明灭的一颗星，是故乡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在大寨内外的工作生活，广阔酣畅地显现了其超群的才华，亦淋漓尽致地于政治舞台上展示了农民的性格。回望昨夜星，或许能对今天明天的发展有所启迪！

目 录

- 序 (1)
前言 (1)

□昨夜星划过苍穹——亲历陈永贵

- 一 名播厚土的传奇人物 (3)
二 抗灾舞台演绎人生 (11)
三 庄稼汉语惊大会堂 (19)
四 来自播种时节的报告 (27)
五 明天出山看天外天 (35)
六 一句话斗胆豁免连环债 (43)
七 大锅饭模式乌托邦梦 (50)
八 “没有见过”以悲剧落幕 (60)
九 苦涩的公与私对话 (67)
十 死不瞑目的“西水东调” (75)
十一 播种在中国大地上 (83)
十二 根扎大寨黄土地 (92)

□黄土骄子——走近陈永贵

- 一 特定政治的宠儿和弃儿 (103)

二 亦智亦愚的尽忠报恩	(117)
三 打胜不打败的强者心态	(130)
四 不入书斋的哲学思辩	(138)
五 走不出黄土地的平民情结	(147)
 □袅袅青烟——怀念陈永贵	
袅袅青烟	(163)
 后 记	(177)

昨夜星划过苍穹

——亲历陈永贵

一 名播厚土的传奇人物

1962年夏炎将退的日，我以中师毕业的学历于县城东隅松溪河畔唤作留庄村的小学课堂正式步入社会。此地距大寨5里，却只隔两道小山梁，是个文化底蕴不菲的村庄，曾以五十年代末的群众性诗歌创作和由此涌现的农民诗人李居鹏等一批文化人享誉县域。我来之时，三年严重困难的阴霾尚未散去，宗族矛盾共封建迷信如魑魅潜行，班子散乱，百姓贫穷，而时见文化村遗韵犹存。

一日，有村人来坐。其时的学校，亦常为村民聚集的领地。芸芸众生，平平岁月，道时事之短长，发古今之幽情，不失为贫寂山乡一文化亮点。我却有眼不识此行人中竟有不平庸之辈。时任村教委主任的谷都指着一青年问我名姓，我直摇头，他竟像讥笑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似地直嗬嗬：“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农民作曲家李小怪呀！”说着道出一串歌曲名。

“有一首还是自己填词谱曲的呢！”谷都又说。

我看看小怪，相貌平平却有如此学识，不禁陡生敬意；遂

问：“是哪一首？”

小怪说：“歌名叫《模范支书陈永贵》。”说完，便低声清唱起来：

一朵大红花，鲜艳又美丽，
这就是大寨支书陈永贵。
这朵大红花，开在咱社里，
开在了咱社里呀；
人人都夸奖，个个齐赞美，
嗨，个个齐赞美！

悠扬的旋律，真挚的情感，自然引发出一阵掌声。

而我兴致倍长，激情难抑；不只为这里文化氛围的深厚，更为一个区区大队干部竟赢得民众如此爱戴，以歌唱形式走进千家万户，尽管歌颂个人在当时并不鲜见。

时日渐长，方知在我离开故乡求学外地的三年内，陈永贵已在全县声名远播，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的热潮勃然兴起，而我孤陋寡闻，确乎少见多怪。

我的故乡昔阳县在贫瘠的太行山区，粮食生产不丰，却出产艰苦奋斗、勤劳俭朴精神。家乡人生性豪强，打胜不打败，

事事不甘人后；早在四十年代晋冀鲁豫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刀把口村的张老太和白羊峪村的王殿俊先后脱颖而出，跻身群英榜中。张老太曾获“太行劳模”之誉，应邀出席过建国一周年的国庆宴会，手中长时间保存着印有红色字体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收”的特制信封，据说以此可直接同毛主席通信反映情况。王殿俊，我在读初中下乡时有所接触，那是一个待人诚恳、处事随和的长者。待 50 年代初互助合作时期大寨陈永贵异军突起，昔阳县便开始形成刀把口、白羊峪、大寨三分天下之势，时称“三支花”，有歌曲传颂。大寨出世较晚，但发展很快，至 50 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已经名冠三支花之首了。

其时的陈永贵，是实实在在扎根黄土地、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的好公仆。我曾看过一个写于 1963 年的介绍陈永贵的材料，题目叫《无产阶级战士的性格》，广泛涉猎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传奇故事。那热情帮助赵小和克服自私自利缺点成长为舍身为集体好社员的演绎，那无微不至关怀羊工李焦月贾富元、照顾五保老人赵福明任恩妮和旧社会同他一起扛长工的贾根元的往事，那带头组织老少互助组、弃股降价加入农业社的趣闻，那带领群众治山治水、钻研新技术年年创造新套套的画面，那急人所难帮助兄弟队排忧解难发展生产的传说，如